

收获
人文丛书

贾平凹 于坚 等著
西部地理

上海文艺出版社

乌热尔图

雪 漠

马 原

红 柯

贾平凹

王 族

于 坚

杨志军

熊育群

张贤亮

欧阳黔森

收获
人文丛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贾平凹 于坚 等著

西部地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部地理/贾平凹,于坚等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8
(收获人文丛书)

ISBN 978-7-5321-3929-3

I. ①西… II. ①收…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5645 号

责任编辑:吕晨

封面设计:钱祯

西部地理

贾平凹 于坚 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178,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929-3/I·3023 定价:1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410805

目 录

昨日的猎手	乌热尔图 (1)
凉州与凉州人	雪 漠 (21)
拉萨地图	马 原 (39)
奎屯这个地方	红 柯 (49)
拴马桩	贾平凹 (63)
科克盟科克	王 族 (69)
温泉	于 坚 (83)
灵魂依偎的雪山草原	杨志军 (105)
怒江的方式	熊育群 (135)
宁夏有个镇北堡	张贤亮 (163)
白层古渡	欧阳黔森 (191)
路上的祖先	熊育群 (205)

昨日的猎手

乌热尔图

埋在雪中的猎手

他的名字叫西班，姓索勒果诺，在大兴安岭北坡使用驯鹿的鄂温克游猎部落中，算得上最有名的猎手。西班个头儿很高，有两条长腿，人有点瘦。他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一双眼睛不大，见了人常常眯缝着，可到了林子里特别的管用。在我的记忆中，他脸上总是带着一副笑模样，特别是在他喝过酒之后，笑就粘在了他的脸上，那神态显得天真，憨厚。在那些性格暴躁、最易冲动的猎手中，他是最没脾气的一位。

我同西班结识是在一九六八年之后的一些日子。那一年，我在海拉尔市读初中，因为“文化大革命”断了求学之路，又够不上上山下乡的“政审资格”，在走投无路之时，大兴安岭北坡使用驯鹿的鄂温克部落收留了我，给了我这小镇里长大的鄂温克孩子一条谋生之路。这样，大兴安岭，还有森林里静静地流淌的那条被鄂温克

猎人命名为敖鲁古雅的小河，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这就使我离童年时嬉戏的那条大河——嫩江，更远了，我把它藏在心底。

一九六九年秋，我跟随狩猎小组来到角道木猎场，那时这个地方没有人烟，野兽很多。西班牙也参加了这个狩猎小组，那年他不到四十岁，正值中年，而我刚满十七岁，还是个没摸过枪杆的毛孩子。当时，派给我的是些杂活儿，打草呀、喂马呀、跑跑运输什么的，还没有跟随猎手出猎的资格。我记得很清楚，十月一日那天突然降了一场大雪，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枯干的、霜冻的荒野，藏匿了野兽的痕迹，飘洒的大雪改变了这一切，飞禽和走兽都要在雪地上留下印迹了。这场初雪来得早，河水还没封冻，雪花落在草甸子上、山坡上并未融化，而是软绵绵、湿漉漉的。就在这一天，西班牙对我说，他打伤了一头野兽，希望我跟他一起去撵，这正是我睡梦中都在盼的事情，真使我兴奋，几乎一夜未阖眼，在河边的简易帐篷里翻来覆去盼着天亮。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在腰间挎了一把猎刀，空着两手跟随西班牙出发了。西班牙竟没骑马，徒步走向空旷的河谷，这使我很吃惊，不敢多问，一声不吭地跟在他身后。走了不远，他撇开小路，迈开大步横穿一片开阔的塔头洼地，在满是塔头的洼地快步如飞。我愣在那儿，瞧一眼脚下穿的胶鞋，咬着牙跟了上去。雪和冰茬在脚下发出脆响，散乱的塔头在雪中露出半截脑袋，踩下去软塌塌的，不小心脚就陷在满是冰茬的水洼里。我跟在西班牙的身后一路小跑，小跑也跟不上他的脚步，一会儿浑身全湿了，不止一次跌倒在水洼中，雪水和冰凌冻在身上，双腿早已冰得

发麻。这更促使我不停地跑，不然后就要冻僵。西班牙穿得比我还要单薄，这是为了走路的便利。他并不怕冷。西班牙只顾朝前赶路，我敢说不管是穿林子还是过塔头甸子，他行走的速度比一匹马还要快，那次我真领教了。当我深一脚、浅一脚的，弄出啪啦啦的响声，他总要瞥我一眼，眼神中只有责怪。钻进林中逢到转弯时，他要砍个树标或折断树枝，为我提示方向。有时看我真的跟不上了，就坐在倒木上等我。那天我们赶了很远的路，才撵上那头受伤的驼鹿，它在桦树林瘸着一条腿狂奔时被西班牙的猎枪打倒。当年西班牙机敏的动作、枪手特有的出击姿态，如今早已在我的记忆中变得模糊。我清楚地记得的画面是：整整一个漫长的白天我都跟在他的身后，在湿乎乎的雪地上不停地跑呀跑。当时，心中只有一个愿望：跟在他的身后。

那时，我觉得西班牙身上具有不同常人的气质，那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一时想不清楚。这种感觉并不仅因为西班牙是敖鲁古雅河畔温克狩猎部落最出色的代表，每年猎取的野兽要多出其他猎手几成之上，也并不仅仅因为他享有“一等猎手”的称号。当然，他称得上我在狩猎这个古老行当中的“启蒙老师”之一，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东西使我终生难忘。

西班牙的一个大嗜好我应该谈到，那就是他对酒类饮品发自内心的喜好。不久，我发现每当猎闲之时，一连数日他要把自己浸泡在酒精的作用之下，翘起着身子在村头晃来晃去。这时见到你时他问的第一句话是：有酒吗？他一旦喝足了酒，从宿醉中醒来，还能打

起精神，扛起枪默默地进山，进了山他又成为硬邦邦的猎手了。

西班的性格也从他交朋友的本事上显示出来。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几乎能用最快的速度找到自己的朋友，这些人大都是林场的管理人员、工人，还有汽车司机。他有个习惯，每次出猎归来之后，都要在身上藏几条鹿鞭或者鹿心血之类的珍贵猎产品，然后骑马去找那些新结识的朋友。这时，只有等到深夜，等到从远处传来马蹄声，伴着不连贯的小曲，我就猜出是他回来了，腰里一定插着换回来的两瓶白酒。这样谈论西班，并不是说他的智力有什么缺陷，也不是说他不懂得货币的价值。他懂，可他还是保持自己的做事习惯。记得有一次，他穿一身崭新的犴皮鞣制的漂亮猎装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换了一身开花的黑茬棉袄。真没办法，他还咧嘴笑呢。

西班出事的时候是一九七九年，那一段时间我正巧外出，回来之后听说了事情的大致过程。

那年的四月，西班的妻子健莎找到村里的乡政府，说西班上山之后在狩猎点失踪了。最初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没有一个不晃脑袋，谁要说猎手西班在林子里迷路、出事，那真是开天大的玩笑。这样，健莎的话没有一个人肯相信，也没有谁在意。等健莎喝了一点酒，抹着眼泪到乡政府吵闹的时候，有些人开始烦了。十几天过去后，山上的狩猎点传回信息说，西班出猎那天没带干粮，他说当天要赶回来，可至今没见他的影儿，这时事情才得到重视。乡政府组织人力上山山下地寻找西班，可哪一条河边，哪一片林子也没找到

他的影儿。几天之后，人们疲倦了，失望了，认定西班牙出事了，猜想他被什么人劫持了，为此还通知了远处的边防部队。那时，人们喜欢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想问题。另一种猜测，当然就是不知什么原因他倒在什么地方了。

西班牙失踪半个月后的一个早晨，他的妻子听到什么响动推开门，发现西班牙浑身血乎乎地趴在门口，已经气息奄奄。村里的人又惊又喜，如同看见死去的人又活了过来。西班牙变得很吓人，瘦得脱了相，简直成了皮包骨，他的手臂、大腿已经磨光了肉，露出了白骨，胸部和腹部也少了很多东西。村里的医生闻讯赶来。西班牙神志还算清醒，喝过几口水之后，断断续续道出事情的原委。

原来，他在山上的狩猎点出猎后，突然之间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眼前晃动着人的影子，张牙舞爪朝他逼来，嚷着要抓他，喊着要杀他。这把他吓坏了，没命地在林子里跑起来……等他醒过来，发现自己被雪埋了半截，他看见离他几米远的地方满是狼的印迹，两条狼已经围着他转了好些圈，也许是他的气息不绝，使那两条饿狼犹豫不决。西班牙不知自己昏迷了多久，他很快辨认出了自己所在的方位，可他站立不起来了，两条腿冻得僵直，两只手也不听使唤，他尝试着往回爬，一点一点地朝前挪动。这样，他爬了一天又一天，饿极了就从雪地里扒出枯干的蘑菇吃，找不到蘑菇，找残留的浆果、草根，还有松鼠吃剩的松树籽。好在那时冰冻的河流还未解冻，不然渡河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他爬过好几座山岭，一道道山谷，等他爬上高高的运材公路，已经熬去了十几天。

一个运材的司机在公路边发现了 他，让他捎了脚。那司机见他膝盖和前胸都蹭开了花，人也不成样子，想不明白他到底摊了什么事，但还是把他送到通往村子的岔路口，交代说，他的车身太长，拉着十几米长的原条，汽车转弯掉头不方便，嘱咐他等着村里的人来，到了家门口不要急。从那岔路口到村子里只有一千多米的沙石路，西班牙实在等不及了，朝村里爬去。这一段沙石路可不得了，他爬了整整一夜。

西班牙的身体出现败血症的症状之前，他还对那些看望他的村里人笑，过了一天之后，他再也笑不出来了。

从西班牙失踪，到他从很远的林子里爬回村子，整整过去了十九天。十九天在一个人的生命 中算不了什么，但我觉得这十九天真是了不得的大数。

西班牙的死使我感到震惊。按照医生的说法，他在山上突然失去自我控制的原因，是深度酒精中毒后出现了幻觉和幻听。我相信医生的推断，但还是有想不通的地方，要说西班牙欠了谁的什么，我说他欠了那些倒在他枪口下野兽们的一笔还不清的债，别的他什么也没有。当他失去自我控制，脑袋里出了毛病的时候，最怕的该是一群一群的野兽来向他讨命呀！可他怕的不是野兽，而是人，是一些使他连模样也辨认不清的人，人的喊叫声竟让他吓破了胆儿，而且是在自己土生土长的林子里。他一直是见过的最棒的猎手。这到底是幻觉和幻听的缘故，还是他脑袋里塞了什么让人猜不透的东西？这不是一件让人费寻思的事吗？

西班的死使我想明白了一点：西班身上不同常人的品性，应该说是一种极富忍耐性的求生意志。可我久久地感到迷惑，那样坚韧不拔的求生意志，为什么会同摆脱不掉的自我麻痹、一种慢性自杀的倾向糅合在一起？

想起西班的死，使我多次联想到那篇有名的小说《热爱生命》，还想到后来读到的马尔克斯描写一名遇难的海员在海上漂流十天的故事，那本书叫《一个遇难者的故事》。

我至今觉得欠西班一些什么。

一颗被刺伤的心

从照片上看得出来他是沉默寡言性格内向的人，这与我记忆中的印象一致。我跟他结识是在马嘎拉格的撮罗子里，那是一九七〇年的冬天，是我学习冬猎的头一个年头。那年我十八岁，而阿力克协依四十岁出头。在我的眼里阿力克协依是个壮汉，尤其他黝黑脸盘上凸起的颧骨，绷紧了脸上的表情，给人硬邦邦的感觉，加上他闷头不语的秉性，整个人显得深不可测，使我一见到他就怀有隐隐的畏惧。阿力克协依姓“索罗共”，索罗共简称“索”，这是顺应了汉族的称呼习惯，说起来也挺顺口。在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中索罗共是大姓氏、大家族，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游猎区域，有自己的“乌力楞”，分成若干户，搭建若干顶撮罗子。阿力克协依兄妹四人，长兄老马嘎拉在猎民中很有影响，二哥杰士克见多识广，他的

姐姐早在四九年前远嫁黑河，排行中他是最小的。阿力克协依的妻子病逝多年，他在陪妻子治病期间学了一些汉语，他有个女儿，名叫嘎吉，那年十一岁，留在了山下的亲戚家中。我和阿力克协依之所以凑到一起，因为到了山上都是没有着落的单身汉，只能借宿在别人的撮罗子里。当时负责猎业生产的何林把我安排在马嘎拉格家，是他的精心挑选，而阿力克协依落脚在这顶撮罗子有自己的考虑。马嘎拉格一家三口，他妻子已经不在，他同儿子舒日克，还有一生未嫁的姐姐大巴拉杰依相依为命。马嘎拉格姓“卡尔他苦鲁”，简称姓“葛”，他个头不高，人老实得出奇，被人认为是末流猎手，按照当时的称呼是“贫苦猎民”。他很少喝酒，从不打架，也不招惹是非，是各方面都靠得住的人。不知什么原因，马嘎拉格的姐姐从未嫁人，她五十多岁，面容瘦削，眼睛显得挺大，一副劳累了大半生的慈祥模样。在我记忆中，不管多冷的天她都要在冬服之外套上长裙，奔来奔去的，只有在营地搬迁时，她才披上亲手缝制的鹿皮袍子，配上皮手套，犴腿靴，把自己裹在耐风寒的皮制品里，然后拄着一根细棍跨上驯鹿。对了，她围头巾的习惯与额尔古纳河边的俄罗斯女人相似。大巴拉杰依整日在撮罗子内外忙碌，真像含辛茹苦的老母亲。

住在马嘎拉格撮罗子的那个冬天，我受到他们一家的特别关照，其中有很多感人的细节需要回忆，这些我要在下篇文章里描述。此刻，我的心思放在阿力克协依身上。

阿力克协依不善言语，甚至对一个初闯山林、什么都不懂的毛

孩子也不肯给几句忠告。他对我怀有几分陌生，有理由不理睬我。在我看来，他习惯于保持猎手的尊严，不愿同我这疏远了山林的毛孩子靠得太近，或者说他这个人，善于以默默不语的行动来影响你。

阿力克协依几乎天天出猎，早晨天不亮就出发，晚上天黑时才回来。因为住在一起，我不得不按照他的习惯管束自己，同样的晚睡早起，以保持同一节奏。天刚蒙蒙亮，他前脚走出撮罗子，我后脚跨出门坎，两人行走的路线各不相同，这在出发之前就说妥的。我俩见面的机会，或者说近距离对视的时间通常是在晚上，只有在撮罗子里的火堆旁。但是这时，他也是闷头整理蹚了一天雪地的犴腿靴，查看可能出现的微小缝隙，如果皮靴被雪水濡湿，他要细心地翻开，不停地揉搓，然后挂在撮罗子的支架上。接下来他要取出猎刀磨一磨，猎手们都喜欢自己的猎刀时刻保持锋利。他每天都要磨的还有一把小斧，这是他必备的工具。磨刀的过程中，他慢声细语地把一天中遇到的野兽印迹——例如一头犴从沟膛子里走过去了，脚印是旧的；一头野鹿从山顶上走过去了，脚印是两天以前的；还有驯鹿群在那条山沟里觅食呢，狼撵没撵散它们呀；今天找到了几只松鼠，打伤了几只，几只带着伤钻了树洞，他不忍心放倒那棵大树呀，等等等等，都要念叨一遍。这时，马嘎拉格、大巴拉杰依在一旁干自己的活儿，但耳朵却细心地听着出猎人的诉说，不时嗯嗯地应答着。饭前饭后的闲余时间，猎手之间就以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交换猎场上的最新情报。但对我来说，阿力克协依仍是一

扇紧闭着的门，尽管我充满好奇却没有机会凑到跟前朝里面张望。

一个偶然的机机会他敞开了心灵。那天，山下有人来到猎点，带来些生活用品，其中自然少不了白酒，酒使静悄悄的猎点热闹起来，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狂欢。那天晚上，阿力克协依喝多了酒，有了醉态，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一下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不停地诉说，充满感情、满怀忧伤的人。两者之间转换得这么突然，令我吃惊。阿力克协依自言自语，像打开了一道闸门，从那闸口中倾泻的是一些琐碎的往事，他谈起死去的妻子，不停地念叨她的名字，说她在鄂温克女人中是知道怎么疼爱丈夫的，说她长得多么漂亮，反复告诉我她葬在了什么地方。打动我的是，他用沙哑的嗓子唱了一首歌，并反复哼唱这首歌的旋律^①。我猜出这是他妻子生前喜欢唱的，或者是喜欢听他唱的一首歌。一个冷冰冰的人，一个沉默不语的人，一下子变得如此深情，如此热烈，这样痛不欲生，真把我感动了。在那窄小的撮罗子里，不知不觉我也沉浸在忧伤的情感中，两眼含着泪。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更为动人，使我一辈子也无法忘记。不知是阿力克协依过于忧伤，还是过量的酒精刺激了他的心脏，到了后半夜他捂着胸口呻吟起来，脸色变得难看，淌着汗珠，整个身子蜷成一团，显出极度痛苦的样子。这可把我给吓着了，我猜出他有心脏病，眼下急性发作。在深山密林里不仅没有医

① 这是鄂温克情歌“阿拉巴吉坎”。歌词大意：在阿拉巴吉小河边，我把戒指弄丢了，那是我心上人送给我的。

生，也没有救急的药物，我感到他的生命有危险，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呆愣在那里。他用微弱的声音喊着：“eki eki”“enin enin”^①。大巴拉杰依奔上前去，将他的头搂在怀中，轻声细语地抚慰着他，摸着他的脑袋，揉着他的胸。阿力克协依接受了这位老大姐的抚慰，口中仍“eki”“enin”地呼唤着。阿力克协依的身子倚在瘦小的女人怀中，折腾了好一会儿，总算平静下来。此时，撮罗子外面是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寒气穿透薄薄的苫布，直刺你的脊背，撮罗子内却笼罩在橘红色的火光中，生发着无穷的暖意，此情此景感人至深，语言难以复述。渐渐地，阿力克协依的心绞痛得到缓解，有了控制自己的能力，他似乎对自己的软弱表现很不满意，对关心他的人也没有什么表示，一句话也没说，倒头便睡。第二天，阿力克协依没有出猎，继续蒙头大睡。后来，谁也没再扯起那天晚上的话题，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那年冬猎之后，我很少见到阿力克协依了，他在山上狩猎，我在山下干杂活，虽然没有了同住一顶撮罗子的机会，还是能听到他打着这种野兽，或是那种野兽的消息。我知道他有心脏病，还不时为他的病情担心，不知他的心绞痛是否再次发作，很想劝他去医院看看。

过不多久，阿力克协依出事了，不是因为他的心脏。他出事时

① 在使用驯鹿的鄂温克语方言中姐姐、婶统称为“eki”；“enin”为母亲的称谓。

偏巧我不在村子，回村后得知后事已料理完，我未能最后见他一面。

阿力克协依自杀身亡，时间是一九七三年八月三日，地点在比德莱打草点。事情的突如其来令我震惊，村里的人也都感到意外，好些人为他的死而惋惜。从各方面看，阿力克协依生活平静，又是狩猎的能手，没有酗大酒的恶习，也没遭遇什么使他抬不起头的意外打击。他没有理由毁掉自己的生命，在他近一时期的言行中人们也没发现这样的动向。但他还是死了，死得干脆、利落。

徐世勋是下乡青年，当上了猎业队会计，当时他和一些人在离敖鲁古雅二十多里的比德莱草场打草，他是见阿力克协依最后一面的人。他说，在比德莱草场打草的有十来个人，其中有阿力克协依的哥哥老马嘎拉，另外还有几位猎民。出事的那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喝酒，酒后兄弟俩发生了口角，老马嘎拉当众骂了阿力克协依，骂他好吃懒做，说他什么东西也打不着，并把酒杯摔在他脸上。当时老马嘎拉的举动人们既不理解也不赞同，因为阿力克协依刚刚为草点打了一头大犴。阿力克协依无法忍受劈头盖脸的辱骂，憋着一肚子怨气，扯出自己的猎枪，执意要回村子。当时天色已黑，大家怕他在气头上干出什么事来，左拦右拦又拦不住他，只好把他的子弹带抢了下来，同时取出压在弹仓里的子弹，让他上路了。他走后不久，人们听到一声沉闷的枪声。老马嘎拉坐不住了，摸着黑顺小路去找，结果什么也没找到。第二天早上，天刚亮，他又顺着小路察看，似乎意识到不幸之事将要降临，这次被他找到了——阿力克

协依倒在草垛旁。

对于阿力克协依的死，玛妮有自己的看法。她与阿力克协依有亲属关系，离开敖鲁古雅时间并不长，刚调到外地工作，见过世面。她认为阿力克协依的死从表面上看，是因兄弟之间发生口角引起的，其实另有背景。她认为这与一年前阿力克协依当向导有关系。这对我是个提示，阿力克协依死之前的一年左右时间，确实当了一次向导，那次当向导与他以往给铁路勘测队、森林调查队、扑火队当向导不同，他是为旗公安局的人当的向导。那是一次突击行动，任务是找到鄂温克人在森林里搭建的“kuaolaobao”（仓库）。那些仓库搭建的时间久远，属于游猎时期鄂温克人的私人设施，归属不同的家族、不同的“乌力楞”。虽然这些旧仓库早被主人遗弃，但也存放着猎人的旧物，他们的一些私密物品。那些旧仓库分散在不同的河系，不同的山谷，外族人很难发现。阿力克协依真心实意地配合了这次官方行动，走遍了激流河、阿巴河、乌玛河，乃至长长的额尔古纳河，不但找到了自己家族的旧仓库，也把其他家族的其他家族的仓库。结果二十多座旧仓库统统被毁。事后，阿力克协依意识到这是一次并未求得鄂温克人应允的行动，毁掉的不仅仅是一些旧仓库，也包括鄂温克内部对他的信任，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无法弥补的错事，一件无法辩解、难以洗刷的亏心事。玛妮认为，在比德莱草场的那个夜晚，具有权威感的老马嘎拉一定在辱骂中提及此事。

于是，一九七三年八月三日那个漆黑的夜晚，阿力克协依用猎